

十年

□乐怡

今年农历新年,有同学在微信群发了电子毕业纪念册的截图,提醒大家,我们大学毕业已经十年了。那本相册的封底写着:大力设计,小静文字编辑。没有几个人知道,这两个名字背后,还有一段青涩的青春。

2007年夏天,几个同学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抓紧制作毕业纪念册,我也是其中的一员。大力和小静头挨着头专心讨论。大力是粗犷的东北汉子,小静是乖巧文静的江南女孩。

“就差序言了,大概写多少字?”小静问大力。

“150字左右吧。”大力说。

小静立马抱着笔记本,静坐在一旁,很快,一篇精简动人的序言写成。小静先离开,大力送到楼下。回来后,大力在电脑前呆坐了很长时间,我以为他不舒服,他说只是累了。

电子相册发布的那一天,是我们的毕业日。同学们各奔东西。我、大力、小静去了不同的城市。

十年间,我和小静是异地的闺蜜。上周三她告诉我,买好了周末的火车票,要来给我庆生。而上周四下午,大力突然打我电话,说正好来出差,想邀约老同学出来聚聚。我抓起手机问:哪天走?他说,已买好了周五的机票。

同学见面,感慨已十年未见大力。酒过三巡,我问大力:“当年有多少女孩向你表白过?”“一个都没有!”他爽快地说。

“这个问题不老实回答,我就要问你向谁表白了。”我看着他。大力心领神会地看着我。

其他同学这时岔开了话题。聚会接近尾声,我通知大家,周末小静要来,大力的酒杯打翻了,我冲他一笑。

十年前,在小静和大力毕业

分别后的第二天,她收到了大力的短信:“我愿变成童话里,你爱的那个天使,张开双手,变成翅膀守护你。这是我想对你说的话。”对单纯保守的小静来说,这就是一颗炸弹,感情方面一片空白的她,顿时惊慌失措。为难之下,她给我看了短信,向我求助。我了解小静,只能安抚她冷静点。实际上,小静当时就回复了大力:“在我心里,你一直是值得信赖的朋友,没有其他。”毕业后,大力去了广州,小静回到老家南京,从此,两人断了联系。

这些年来,我和小静偶尔会聊起这段往事。我会嘲笑她,她也会嘲笑当年的自己。我问过她:“后悔吗?”她说:“我当年真是年少无知,满脑子想的是怎么会有人向我表白。现在想想,很感恩……”

那天聚会散场后,我走路回家。没几步,大力从后面追上来,“她现在怎么样了?”“工作

很顺利,但感情还单着。”我说。

“也许年纪大了,发现青春回忆太太好了,美好的都不想拿出来了。”大力又说。

“我有一个好朋友告诉我,她很感谢那个向她表白的男生,使她的青春没有留白。”我接话。

“做事情专心致志的女孩很迷人的。”

“你真是好眼光,可惜现在没有人发现。”

初春的夜晚,我们前言不搭后语地聊着,自始至终没有提小静的名字,润物细无声。

回到家,我翻出电脑里的电子相册。里面有一首歌是《童话》。听到那句“我愿变成童话里,你爱的那个天使……”,我才明白了《童话》的意义。

周末,小静如约来了。同学聚会的照片被发在了群里。手机响了,是微信群里大力在说:“人生的一部分叫擦肩而过。”

微观



好朋友

林小牛

十来岁的时候,身边的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好朋友,好好学,无忧无虑。

二十几岁的时候,拼命工作,勤奋吃喝,若不曾交心,便也不伤心。

到了三十几岁,有了自己的家庭,父母老了,我们也不年轻,要开始学,面对生死别,如果还能遇见一个好朋友,一起去很远的地方吃,看一出枯燥的话剧,什么都不做而坐上一天都不觉得无聊,甚至毫无顾忌地相约六十岁时去买一块相邻的墓地……没有血缘,却像生命长出了另一个分支。

只要一个就好。得之我幸,不得我命。

实惠

马海霞

街道对面店铺开了一家鱿鱼店。开业那天,和小莉一人买了一个色大鱿鱼,咬了一口我就不想吃第二口了,撒了面包粉的鱿鱼油炸了后别腻,味道甜兮兮的,是我最不喜的味道。我和小莉都觉得难以下咽,我抱怨说:“什么色大鱿鱼,既不好吃又不实惠,白白浪费了十五元。”

小莉笑着说:“我觉得还是挺实惠的,你想呀,要是味道好了,我们还得天天买来吃?这鱿鱼,能让我们少花不少钱呢,这样一算,还是挺实惠的。”

豆腐块

肖玉峰

汪曾先生有一篇名叫《却老》的散文,文中有一段经的话让至今念念不忘。文越写越有,老不写,就没有。庄稼人学种地,老人们常说“力越用越有”,写文也是这样。

的文水不,是毕业。所以,开始“子”时,投到报的“块”是沉大,曾一灰心过,过,打过“堂”。后来,看了汪老的《却老》,不断地和笔,终于有所收。大约三年后,的“块”开始一篇接一篇地见报了。为了把发表后的所有“块”归结起来,用账册制作了一个厚厚的“报”。

有,有,“块”也有清。之余,我喜翻看的一些小文,是在,感觉“块”味扑,也能提神醒脑,还能我人有追求,生才有,才有动力,学才有步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2@126.com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228



《面具》木刻甘露

和父亲学素描

□马陈城

前些天晚上,我在百无聊赖之下摆弄起桌前的台灯,柔和的光彩投射在苹果上面明暗分明,竟然让我想要动两笔。当下抄起铅笔取过一张信纸,低着头沙沙作响。搁下笔,我自以为画得有点模样,逸兴横飞之余拍了照片发给父亲。本以为用不惯微信的父亲不会搭理我,便搁下手机自顾自玩起来。没想到,隔了片刻桌上的手机呜呜响起来,是父亲回了我一条语音:“苹果的明暗线这边像是切去了一块。你眯眼睛看,是不是?嗯,上面画得还行。”寥寥数句是指点我的不足之处,最后一句还是老父在安慰我。我呆了呆,这似乎是时隔十多年后老父头一回指点我画画。

父亲年轻时爱画画爱得痴迷了,素描、水粉、油画、速

写样样都沾。经常一行弟兄在火车站汽车站日日夜夜同吃同卧,为的是捕捉各种形形色色的人,好人画。不过我幼年时父亲极少指导我如何去画画,有一回我无意间打开储物柜的最里面,扑通掉下来一个灰尘满满的颜料盒,出来一个个的的颜料色块,自此我才知道父亲也是会画画的。中学时我于学,不画画。

大学时,我去北方念,上车前,隔着车站的,父亲,我回了三次他没有开。每次回家,父亲言,除了复,我要好好的,自知冷,也没有别的。如今我的事情父亲过问得发少了,而我对父亲却不了三句话少,少打,没事画画玩。父亲就听了,却我去,正如我幼时他我一样。

野菜的季节

□郑玉超

似乎很长一段时间,野菜销声匿迹了。上了年岁的人还会偶尔想起它们来。如今,朴实的野菜带了点与生俱来的野性,又一次从无边无际的旷野奔袭而来,庄稼地、田园间、房前屋后,有点像顽皮的孩子毫无拘谨,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农家的一员,登堂入室,长到了院子里。

我想起了小时的事来。一次,母亲带我去邻乡的外婆家,走过一大片庄稼地,母亲眼尖,看到了一簇小伞,洁白,柔滑,一朵朵小伞的边缘还悬着清澈的露珠,摇摇欲坠。母亲欣喜地告诉我,是蘑菇。晚上回家,我破天荒地吃到了鲜嫩的蘑菇。在少荤腥的岁月里,让我解了一次馋,味蕾告诉我此物不亚于肉。

除了蘑菇,起初,我对野

菜没多少好感。可奶奶却把它们当成宝贝,野菜、荠菜、灯草、地皮……每一种野菜经过奶奶的巧手,都成了绝好的美味。

爷爷说,野菜是他的恩人。爷爷生前常用他那苍老而粗糙的手掌,轻轻抚摸着野菜,就像抚摸一个熟睡的婴儿。那时,我不懂,此去经年,我终于懂了爷爷为什么会以一颗感恩的心去厚待那些野菜。

野菜曾沉默了很久。如今,人们开始返璞归真,千方百计寻一些野菜来吃了,甚至在一些星级宾馆里,也能见得到野菜的身影,让一些“将谓田中谷自生”的城里人也一享野菜的美味。怕是野菜怎么也不会想到,自己有一天会逆袭,成为世间的抢手货。

这个美丽的春天,属于田园里的蔬菜,也属于野菜。

再不爱,就远了

□管洪芬

女从老家来,说是学了几天,想着已经两个月没回家了,这次就不不顾“”回来了。

我听着,不地笑,上一晚,自然,可眼下最要紧的是,我得先好好待一下这小。我去菜市场买菜,意了她喜的菜。她喜的水果,也都种了些,回了家,不分说,炸,好一通,然后又紧菜上桌,几个孩子快来吃。孩子们着声来,然后一个个坐桌边。却是才刚坐下,女便惊叫出声:“姑姑,怎么做的都是我爱的菜?我发现你越来越好了。”

我正想打趣说,我难道原来对你很不好吗?边上的女儿已经接上了茬。女儿说:“对的,我也感觉我老妈最近好像变了呢,比起以往的蛮力暴虐,现在好像真的变好了好多。”说到这里,女儿伸着脑袋故作好奇地问我:“老妈,这不像你呐,你是怎么了?”

换在以前,被女儿这样调侃,我肯定回以一个凌厉的眼

神,可这次我却报以微笑。

看她们好奇的眼神,我掰着手指开始给她们算时间账。我的女,今年已经19周岁,读大学一年级。些年,她还小的时候,那么黏我,上学时间且不说,逢到节日势必要来我家玩的,到暑寒更会在我家一半月不止。只是从她读初中开始,因为学习任务繁重,来我家的次数开始变少,去年,她考入大学,去了很远的地方。我不敢想象等她大学毕业,然后工作,然后结婚生子,那时的她,还会有多少时间可以来我家?

此及彼,我想到了我的女儿。虽然她现在才读初中,每天都在我身边,但即便在身边,我们说话、玩笑的时间也少之又少,孩子要学,我要工作,彼此都。我能想象,在未来的几年,女儿的学习会越来越紧张,我们的距也会越来越远,那是一种不可违的宿命。

作为父母,我们对这种变数常漠然不自知,但时光飞逝,却终不为谁停留,所以,趁孩子们现在还没飞远,尽己所能地全心全意去爱吧。真的,不爱,就远了。